

# 醫者的情懷

記得孩提時代（民國四〇至五〇年代），生病有多種治療途徑：求神問卜、吃香灰、家庭藥包（藥商寄存藥品在民眾家裡，大約每月或每季定期到家，將寄存藥品清點更換結算）、附近開業醫就診、開業的家庭醫師到宅看診等等。病患鮮少到大醫院看病，因為醫院太少，也或許因無法繳納保證金或負擔不了昂貴的醫藥費，在家等待死亡者比率不低。那個時代生命串出許許多多的悲鳴，時代的悲歌默默的演奏令人嘆息的故事。

當年的開業醫師時常應病患的需要，帶著悲心、拎著皮箱、騎著腳踏車或搭三輪車，無論白天或深夜穿梭於鄉里間，病患或家屬視醫師有如生命的救星，而開業醫師到宅診療病患（往診），有時往往無法收到錢，還要倒貼生活費用給病家。那樣的慈悲胸懷、那份的愛迴盪於社區間，是病患終生的恩人，是青年人生命中最重要典範，是社區間溫馨的泉源。

隨著時代巨輪的運轉、社會的變遷、社會價值觀的改變、功利主義的抬頭，人與人之間的情分慢慢淡薄，加上醫藥科技的進步，病患就醫的習慣改變，醫病之間的關係起了微妙的變化，這非醫病雙方之福，何況生病就醫是生命的重要工程啊！

證嚴上人三十八年前創辦了慈濟功德會，力行佛陀的教法，以宗教家的胸懷，立足台灣關懷全球弱勢族群，最深層的目標是人本、人道的回歸、眾生平等的精神，努力推動在快速輪轉的社會中，人人堅守人道關懷，尤其是從里仁之美深入，尋找人人生命中的貴人，從中付出、從中學習，讓生命綻煥無限的光輝。

最近以來，慈濟醫療志業醫護與志工們默默地進行一項艱難的工作，這項艱難的搶救生命工程，就是希望讓肺結核疾病在東部的死亡率降為全台灣最低，因此，志工們奔馳於社區間「送藥到手、服藥入口、吃了再走」，親自送藥、親眼目睹病患吃完藥再走，團隊們努力的付出，盡一份地球公民責任，力行人道關懷的使命，展現出大愛的情懷，是病患最佳的靠山。

關山是東台灣一個典雅沈靜的小鎮，在颱風來臨的前日，電視不斷播報颱風訊息，慈濟醫院關山分院潘永謙副院長門診時見到一名遠從山上來的病患，「阿媽現在颱風要來了，很危險您不知道嗎？怎麼跑來看病！」「不知道耶。」

「您沒看電視嗎？」「我沒有電視。」「您沒有聽收音機嗎？」「我沒有收音機。」潘副院長心想這阿媽太可憐了，因此他說：「阿媽過幾天我買一台收音機送您好嗎？」「很好啊，謝謝您啊！請問是用電池的嗎？」「電池的？為什麼？」「因為我家裡沒電。」這下，令潘副

院長陷入苦思，非關費用而是無法長期為阿媽補充電池。幾天後，潘副院長前往山上發送歲末紅包和棉被，關懷山上的老人家。途經阿媽的家，便順道探望她，「阿媽，妳家裡有電視啊，您買的嗎？」「我怎會有錢，是隔壁的老阿媽往生了，她生前說若往生後，要將電視送我。」「咦！您不是沒電嗎？」「隔壁老阿媽與我隔一木板牆，牽一下線，就可以接他家的電啦！」這是一段平常的對話，卻是令人震撼的醫者胸懷與病患的依賴。

關山慈院在三月十五日滿四歲了，猶記得四年前起業當天，典禮尚在進行中，救護車呼叫聲就不間斷，連續送來四位重傷的病患。四年來關山慈院在台東的小鎮，潘副院長用平實的語調，分享上述看病併解決病患生活困苦病患的一個小故事，這就是 證嚴上人創辦慈濟醫療志業的最大目標，慈善與醫療相結合的人道至情。

花蓮南區的玉里，素有「樸石」之稱也是小鎮，鎮民散居山腳下交通不便，搭車到鎮上就醫，車資動輒數百元之巨，五年來慈濟玉里分院的醫護等同仁們，利用清晨與假日「往診」送醫療之愛到家門，半年前醫院改建即將完成，神經外科張玉麟副院長自動請纓南下，問他南下原因，他說：「哪裡最需要就去哪裡，救人最重要，這是醫師的天職。」詹文宗醫師則對待產準媽媽說：「若您肚子痛來不及到醫院，請打電話來，我會到府為您接生。」恍惚間醫師成為助產士，無他；只為實現「以病人為中心」的理想。

東部縱谷長達二百餘公里，人煙鮮少，車禍、中風、心臟等病患，一旦發病及車禍必在二百餘公里的漫漫長路中奔馳，而玉里與關山慈濟醫院就像花東縱谷中生命的一盞燈塔，二十四小時全年無休，搶救、守護不只是花東縱谷的生命、更難得的是守護即將消逝的醫病之間的大愛，以及增加異鄉遊子們歸鄉之路的安全性。

在這人情逐漸淡薄、醫病緊張關係有一點升高的時刻，偏遠地區的醫療不容忽視，送藥入口的關懷不能懈怠，社區健康管理的推動不能等待，醫者大愛情懷的培育更要即時，這將是慈濟醫療在高科技醫療、預防醫學推動的同時，刻不容緩最重要的工作與使命。🌿

社長

林光石